主办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报 周末版

CHINA SCIENCE DAILY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科学周末 扫二维码 医问医答

总第 6884 期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今日 8 版

官方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中科院党组印发《通知》

号召全院科研人员向南仁东学习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于 9 月 15 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 72 岁。南仁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中科院认真组织学习南仁东先生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指出，南仁东先生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人生，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南仁东先生的先进事迹，立足本职，潜心致研，扎实推进“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 月 20 日，中科院党组印发了《关于开展向南仁东学习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院广大科研人员充分认识此次学习活动的重大意义，主动学习南仁东先生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高尚情操与杰出品格，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通知》指出，南仁东先生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 FAST 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自 1994 年起，他一直负责 FAST 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编订了 FAST 科学目标；他大胆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并舍小家、顾大业，跋山涉水，在贵州大山深处奔波了 12 年；他全面指导 FAST 工程建设，主持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为 FAST 工程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虚怀若谷，视名利如粪土，一心扑在项目上，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

《通知》指出，学习南仁东先生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格，就是要学习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敢为人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学习他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

《通知》要求，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迅速在全院范围掀起学习南仁东先进事迹的热潮。全院广大干部职工要把学习南仁东先生先进事迹和精神品格，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中科院工作重要讲话、批示指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领会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汇聚起推动中科院创新发展的强大能量，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柯讯）

中科院与江苏举行院省市科技会谈

本报南京 9 月 21 日讯（记者王佳雯）今日，中科院与江苏省在南京市举行院省科技会谈。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江苏省省委书记李强参加会谈。双方聚焦江苏省发展的科技需求，在深化合作、发挥优势、共同推动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谈后，昆山市人民政府与中科曙光合作的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白春礼首先就江苏省对中科院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科院南京分院所属单位发展迅速，并在全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位居前列，这充分体现了江苏省各级政府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高度重视。

白春礼指出，“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的要求，也是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中科院的科学研究具有上天入地下海、宏观微观贯通、顶天立地结合的特点，不仅高精尖成果丰富，应用型技术也发展迅速，并通过成果转移转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他希望，中科院与江苏省密切合作，进一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江苏。

李强就中科院对江苏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江苏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但存在产业层次不高等问题。近两年，江苏在努力提升传统制造产业并推动新产业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中科院的支持。他希望，通过与中科院进一步加强合作，江苏在科技发展以及科技人才的优势能够得以凸显，在江苏省内形成新的科学研究高地和高端产业集聚地。

会谈前，白春礼与江苏省省长吴政隆就加强院省合作举行了简短会晤。

此前，白春礼还分别与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市长缪瑞林座谈。张敬华和缪瑞林分别向白春礼介绍了南京市的发展情况，以及在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科技需求，并表达了进一步强化院市合作的意愿。

白春礼向南京市委市政府对中科院南京分院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南京市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务实精神表示赞赏。他指出，中科院在南京市急需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生态保护技术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希望相关科技成果与南京市做好对接，更好地为促进南京市发展服务。

白春礼要求，中科院南京分院要与南京市政府通力合作，做好南京分院“一院四所”在麒麟科技城的新园区建设工作。他希望，双方在科技城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优化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化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中科院在南京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白春礼调研中科院南京分院时要求

党建与科研要两手抓两促进

本报南京 9 月 21 日讯（记者王佳雯）9 月 20 日至 21 日，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到中科院南京分院调研指导工作，现场考察了紫金山天文台及南京分院新园区，并与分院及所属单位领导班子、科研骨干及负责人进行座谈。

20 日下午，白春礼一行在南京分院党组书记朱怀诚、副院长杨桂山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紫金山天文台，并深入了解了暗物质卫星运行情况及研究进展。白春礼对紫金山天文台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勉励科研人员在暗物质与暗能量、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等国际前沿领域作出突破，为中国科学家争光。

随后，白春礼一行到麒麟科技城考察中科院南京分院新园区建设情况。他详细询问了南京分院“一院四所”新园区的建设规划，并要求新园区建设要“筑巢引凤”，让科研人员落地生根。

21 日上午，白春礼出席南京分院系统调研座谈会。朱怀诚和杨桂山分别就南京分院党建工作和总体工作作了汇报，重点介绍了“两学一做”、从严治党等党建工作的落实情况，以及分院科研布局、成果产出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分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也围绕“三重大”产出、研究所分类改革创新做法和党建工作进展作了汇报。

白春礼表示，南京分院及所属各单位在党建工作、聚焦科研产出、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进展亮点突出，令人印象深刻。他指出，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国家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应在国家科技创新布局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他要求分院开拓思路，在土地地力提升、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工作中，打破所内外围墙界线，整合资源集中攻关，将“三个面向”落到实处。

白春礼要求，南京分院要以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内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标准，以更高站位布局院所“一三五”工作，推动科研目标和科研水平再上新台阶。他指出，重大成果的产出，关键在于目标凝练、改革到位，各院所应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作为核心工作安排布局，同时进一步落实“一三五”规划和“四类机构改革”，打破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碎片化发展的制约。

白春礼强调，中科院的党建工作要体现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发展之中，党建工作和科研工作要两手抓、两促进。“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的要求，以习总书记的要求安排院所核心工作并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落实到实处，是中科院最大的政治工作，也是检验院所党委职责的重要标准。他同时要求全体科研人员，要以 FAST 首席科学家南仁东为榜样，学习他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和为国家、为科技创新贡献毕生力量的杰出品格，真正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学习身边优秀科研人员的鲜活事例中。

科学家历险记

编者按

前不久，一个讨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公号 PlateauWild 作者群里，因为一组“科学家们在野外玩脱了”的漫画炸开了锅。大概从 2015 年开始，一帮动物研究科学家在推特上发起一个 #Fieldwork-fails#（实地考察玩砸了）的活动，最近法国画家将这些失误的段子变成了生动形象的漫画。

就着这组漫画，PlateauWild 群里的国内动物保护者也开始说起了自己的糗事。那些笑中带泪的故事，让本报记者看到了野外工作的凶险，一不留神出点岔子，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惊险刺激……

无独有偶，前不久科学网博客上一篇《我们是在用生命搞地质》的博文，讲述一次地质科考的意外经历，也引来热议。

科学探索往往伴随着艰苦与危险。即使技术进步如今天，冲在自然考察第一线的科学家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仍会面对着难以预料的危险，甚至是生死一刻、命悬一线。

我们邀请九位科学家，讲述或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不莽撞、不轻易冒险，但危险有时仍无法避免。他们热爱生命，但深知科学探索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只要自然还有奥秘待探索，这些历险记就会继续上演。

我们也会在近期开设“科学家历险记”栏目，欢迎科学家不吝赐稿（zhoumoban@stimes.cn），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以及生存经验。

刘嘉麒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做地质研究，肯定要和大自然打交道，跑野外是必要的，而且大部分是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去的常常是别人不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不是人去的地方。”

野外考察中，有时危险是突如其来的。比如，我们到新疆和西藏的高山上考察，早晨，山上的冰雪没有融化，河沟基本还是干的，可以走过去。到了下午两三点以后，冰雪融化了，洪水就会裹挟着滚石急速流下，一不小心被冲倒就很危险，轻则受伤，重则送命。

一次，我们在西昆仑山考察遇上一条几米宽的河沟，水流很猛，但我们没有别的路，只能蹚水过河。结果，我刚在河里走了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好在我后边有个小伙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我的裤腿，几乎把我倒提起来，我这才没有被水冲走。虽然当时的样子挺狼狈，但总算把命保住了。

几十年的野外考察，这种惊险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在北极考察时，虽然是夏天，河流中的水却接近零摄氏度，有时还必须打赤脚蹚过去，那真是刺骨的凉。在南极考察如果遇到大风天，凛冽的寒风打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 （张文静采访整理）

曾孝濂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 60 年代，我们在云南磨黑考察防治疟疾的中成药。经过一个很陡的山坡，坡上有棵弯腰树，树梢离我们只有一米多。队伍里的第三个人经过这棵树时突然发现，树梢上竟然有一条蛇。那条蛇有人的胳膊那么粗，肚子是白的，舌头就冲着我们的方向。发现蛇之后大家不住尖叫，我排在第五个，灵巧地滚到了侧面。蛇还在不停吐着信子，非常吓人。

带路的生产队长带着一杆火药枪，对我们说：“闪开！”他走到蛇跟前，枪管离蛇顶多三四十公分，扣动了扳机。没想到竟然没打着。他非常着急，我们也非常期望打中。为什么呢？那个年代没有肉吃，希望能趁机改善一下生活。

结果那一扣没响，他退回来用当地话跟我们讲：“谁有针？撞针管堵了，要用针通一下。”谁都没有针，连支圆珠笔都没有，后来他把自己左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取下来，用那个针捅了几下。然后，对准蛇的腹部更近一点，第二次——嘣！枪管一冒火，只见蛇本来的白肚子变成了黑的，但没看到打中了哪里。那条蛇迅速向生产队长冲过来。当时蛇的身子缠在树上，大概冲来半米远，生产队长往后一倒，蛇也顺势解开，往陡坡下去了。

蛇肯定受伤了，队长心有不甘，跟着下去找。但陡坡上有很多杂草、灌木，找了一会儿也找不到。我们劝他：“别找了，很危险，毕竟它在暗处、你在明处。”这一顿改善生活的念头也随之泡汤了。

后来我问过动物研究所的人，那么大的蛇——肚子是白的、后背黑褐色，胳膊粗，大概有两三米长。他想了半天说，只可能是眼镜王蛇。 （张晶晶采访整理）

印开蒲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73 年的一次考察途中，我和同事坐在解放牌货车上面，一块排球大的石块从悬崖上快速落下，砸在我和另一个同事之间的棚杆上，棚布被砸了近 30 厘米大口，棚杆也被砸凹陷下去，只要相差百分之一秒，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就不在人世了。

退休后我一直探访“威尔逊之路”。威尔逊曾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来到我国四川等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考察野生植物资源。2008 年，我来到四川丹巴县，只为了攀登上海拔 4600 米的垭口去威尔逊曾经到过的地点拍摄两张照片。

在登顶的前一晚，我和两个向导借宿在海拔 3900 米牛场一户 10 平方米的简易木棚里，房屋主人和他妻子、女儿、外孙女一共 4 口人，加上我们挤了 7 个人。为了安全，入夜后，借住的人家放开 4 只藏獒开始巡夜。半夜我想方便，却不敢出门，这让我几乎一夜未眠。以致第二天，在攀上 4200 米高度时有些力不从心。那一年我已经 65 岁，休息不足和高原反应几乎令我寸步难行。同行的年轻人曾劝说我，让我停下休息，他帮助我拍摄照片，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走到这里，如果不爬上去自己拍摄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提前吞下速效救心丸，啃了几小块巧克力，喝下两口矿泉水，再次起身上路，用了两个小时攀到垭口，在与威尔逊百年前站到的位置相同的地点拍下照片。 （袁一雪采访整理）

邓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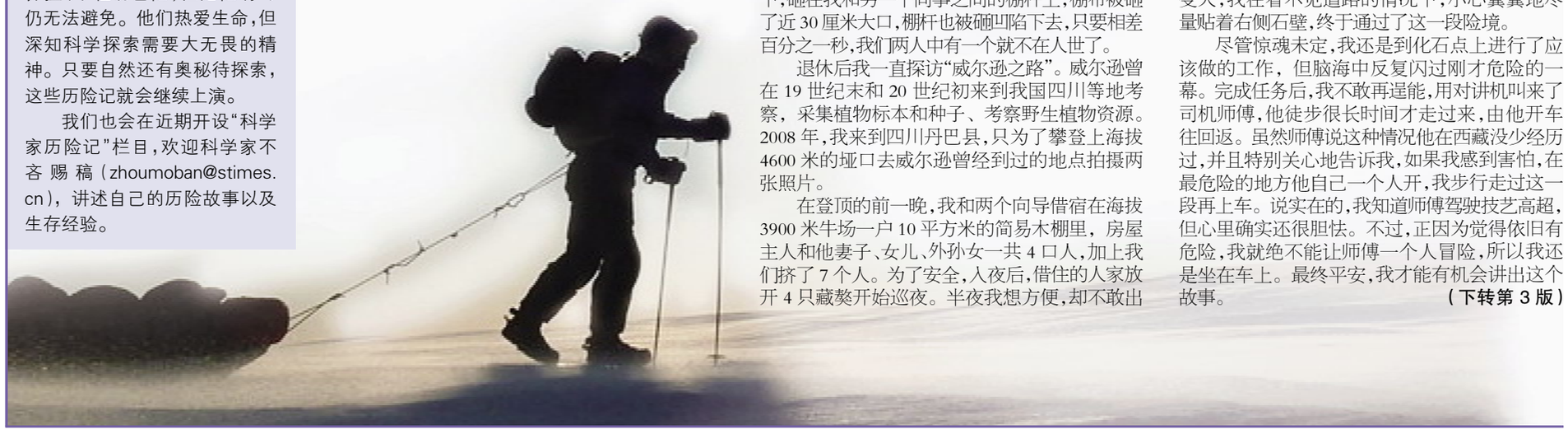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一次在西藏吉隆县，我要去一个化石地点。由于发掘任务忙不过来，我就让司机师傅留在原来的工作现场，自己驾驶越野车前往。出发前作了各种准备，特别是在精细的卫星地图上检查了道路情况，觉得不会有问题。

然而，道路崎岖不平，而且越走越窄，有时高陡的坡度使我完全看不到车前的路面。终于，道路变得只有一个车身宽，一侧是石壁，不时有碎岩坠落，另一侧则是下临无地的深渊，能够听得见雪山融水的轰鸣。这时候天又下起了小雨，道路更加泥泞湿滑。我有些担心，就停下车来，准备下去观察一下路面。

就在这时，最危险的情况发生了。我一打开车门正要迈脚，突然发现下边一片空白，原来车轮已到道路最边上，脚踏板实际上已经悬空。要是我稍微快一点收不住脚步，直接就会跌落下去。当时我的头脑立刻一阵眩晕，赶紧收回脚，紧紧地关上车门，坐在方向盘前好久才平息住急速跳动的心脏。再无选择，只能向前，趁雨势还没有变大，我在看不见道路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尽量贴着右侧石壁，终于通过了这一段险境。

尽管惊魂未定，我还是到化石点上进行了应该做的工作，但脑海中反复闪过刚才危险的一幕。完成任务后，我不敢再逞能，用对讲机叫来了司机师傅，他徒步很长时间才走过来，由他开车往回返。虽然师傅说这种情况他在西藏没少经历过，并且特别关心地告诉我，如果我感到害怕，在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一个人开，我步行走过这一段再上车。说实在的，我知道师傅驾驶技艺高超，但心里确实还很胆怯。不过，正因为觉得依旧有危险，我就绝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冒险，所以我还是坐在车上。最终平安，我才能有机会讲出这个故事。 （下转第 3 版）



导读

青海小学里来了科学家老师

从 9 月 17 日至 22 日，上海光机所科学家与科普志愿者为泉吉乡小学 4 个年级共 12 个班上了 11 堂精彩的科普课。

◀详见第 3 版

雅女蛇艰难破壳路

过不了几天，世界上最美的“雅女蛇”就要第一次从人工繁殖箱体里破壳而出了。在它们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有幸看到的个体不超过 30 条。

◀详见第 4 版

脑科学家们的“烧脑”之作

为了让公众更加关心和理解脑科学研究，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群脑神经科学家们合力撰写了一本科普图书《大脑的奥秘》，帮助读者去探寻脑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

◀详见第 6 版